

# 万元户的崛起

•14

重 庆 出 版 社

F325.14

15

3

万元户的崛起

本社编

重庆出版社

B 001191

责任编辑：张远宏 张德尚  
封面设计：李克能

万元户的崛起

本社编

---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81 千  
1984年9月第一版 1984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20

---

书号：10114·150

定价：0.77元

## 编 者 的 话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以报告文学为主要体裁的集子。它通过对二十七个专业户(队)先进事迹的真实描写，热情讴歌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出现的这一新事物。就是这些被大家用羡慕的口吻称作“万元户”的人们，他们用智慧和勤劳打开了系在他们身上的贫困的枷锁，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不错，财富给他们的生活添上了一层诱人的光彩，财富也给他们带来劳动后舒适的享受……然而，本书的意图决不仅此而止。

每一个对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关心的人，都会为中国农民辛酸的生活扼腕喟叹。虽然1949年的革命给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但由于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几次折腾，广大农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的境况之中。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提出了一个适合目前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正确的“大政策”。1982年到1984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三个一号文件，继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提出发展农村专业户问题。这恰似春风化雨，滋润了中华沃土，使农业生产再次获得了复苏的生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鼓励下，农村专业户崛然而起。这些农业战线上的开拓者们不但辛勤劳动，精心经营，而且刻苦学习科学技

术文化知识，应用到生产实际，从而促进了传统农业生产逐步向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转化。他们广开生产门路，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改进经营管理方法，这不但解决了我国农村地少人多，劳动力剩余的问题，而且使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提高。无可否认，他们是我国农村经济由自给和半自给生产转向较大规模商品化生产的带头人，是我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本书还要告诉读者，专业户们是怎样勤劳致富的。他们积累的“万贯家财”不是剥削的产物，更不是投机倒把的赃款。他们在严寒酷暑的日子里播种下汗水和辛劳，他们当然该收获财富和喜悦，这些钱是来得堂堂正正的！在这条艰难的致富路上，是农村广大干部和党员，是广大回乡知识青年和复退军人等起了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带头致富，带头应用科学技术，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起来。这些生动的事例说明，专业户绝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更不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他们身上的这些无形的财富，处处闪耀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火花。

然而，总有一些人看不惯专业户这一新事物，他们或者出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或者得了“红眼病”，这样就使致富的路上充满了风波。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不消除极左思想的影响，不推翻压在广大农民心中的梦魇，专业户这个新生事物就不可能顺利发展。

是的，铺就这条彩色道路的，是我们的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路线。有我们党作为民族的脊梁，战胜贫穷就一定有希望。请看，成千上万的专业户不是已经从贫困中走出来了吗？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

幸福的憧憬，不是已经溶在这广阔土地上的艳丽美景之中了吗？我们有理由相信，亿万农民必将在很短的时间里站起来，汇成一股浩荡的洪流，势不可当地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只有这才是真正的金光大道。

1984年6月11日

## 目 录

|                |                  |
|----------------|------------------|
| 唤醒沉睡高山的人·····  | 翁正良 (1)          |
| 悠悠寸草心·····     | 谢应坤 (14)         |
| 不折的藤蔓·····     | 周显军 王安桂 吴平江 (25) |
| 走红运的人·····     | 苏光玉 (38)         |
| 领头的大雁·····     | 陈彰正 (50)         |
| 乡土·····        | 姜自渝 汤庆章 (57)     |
| 架设“彩桥”的人·····  | 九 思 曹才任 (69)     |
| “河明”轮的风波·····  | 杨 文 (77)         |
| 小楼风波·····      | 代阳初 (87)         |
| 鱼神仙吴治平·····    | 王仲伦 罗中福 (92)     |
| 我为星星唱支歌·····   | 袁天长 李桂杨 (101)    |
| 出墙红杏·····      | 唐明恒 (108)        |
| 果园春秋·····      | 杨成忠 (116)        |
| “送子观音”·····    | 陈广祥 (130)        |
| “九老么”的金凤凰····· | 唐安良 虞承华 (138)    |
| 展翅高飞·····      | 杨德荣 沈贤忠 (148)    |
| 人，就是要有点志气····· | 喻 惟 (160)        |

|                  |     |           |
|------------------|-----|-----------|
| 三界的今昔.....       | 郑洪才 | (169)     |
| 无形的财富.....       | 杨本良 | 龙文宽 (176) |
| “扶苗”赞.....       | 李远举 | (186)     |
| 幸福之光.....        | 伍祥光 | (197)     |
| 燃烧吧！火炬.....      | 张本初 | 陈 明 (207) |
| 一个农民办的饲料加工厂..... | 何 勇 | (221)     |
| 教育新花.....        | 陈修身 | (227)     |
| 谢谢你，阿姨.....      | 李 科 | 胡道生 (240) |
| 乡村食店“好叉来”.....   | 杨大矛 | (251)     |
| 山乡理发店.....       | 王承运 | (259)     |



## 唤醒沉睡高山的人

翁正良

问余何意棲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李白

让我借用一下谪仙佳句，奉献给江津县方家村的年轻一代，奉献给莽原荒岭的开拓者。诗中的“余”不言而喻自然是深山开发者的化身，这首《山中问答》显然是回答山外人的，看来是勿须赘述的吧！

方家，坐落在江津县西南隅的昆罗乡，地处四川盆地边缘，这里山势挺拔陡峭，犬牙交错同贵州高原相毗邻。一条无名溪流蜿蜒而下沿着山涧汨汨滔滔注入长江，方家村落大部悬挂在这条溪涧南面坡上，依山抱水蔚为奇观。

方家全村有生荒地三千亩，残林一千亩，全乡荒山残林八千七百亩。山里沟壑纵横，流水经年不息，是小水电“英雄

用武之地”。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方家得天独厚，全村老小怎样才能念好“山水经”，把沉睡多年的山山水水唤醒呢？当“专业户”这一新生事物在广袤农村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商品生产洪流滚滚向前的时候方家村的群众究竟在想些什么，在议论些什么呢？

## 两个年轻人立下军令状

方家群众在议论。

村前村后，田边地头，茶余饭后，甚至连小两口儿在枕头边说悄悄话的时候，都在谈论一个题目：怎样才能拔掉穷根，栽上富根？记不清，有多少次无休止的争论，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人们在沉思，在搜寻，在探索，在抉择……。

山区啊山区，你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人们也曾有过美丽的憧憬，谓予不信，当地一首农谚便是明证：

石钟对石鼓，

金银五万五。

这是说当村边的石钟山和涧底一尊金刚巨石——石鼓相向而鸣时，满山遍野金银珠宝便可俯拾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山民的幻想破灭了。“大炼钢铁”，“十年动乱”，一个个劫难接踵而至。有的人竟发昏到连“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的古训也给忘得一干二净。几十人，几百人，呼娘喊老子，成群结队涌上山头，一阵乱砍乱“杀”，林区为之变色颤栗，成片树木毁于一旦。合抱的香樟肢解以后，被

送进小高炉付之一炬；珍贵的红豆被践踏得面目全非，栋梁之材一落千丈，只得充当扁担、抬杠、帚帕棍……。而使人们幻想彻底破灭的，还是红卫兵用黄色炸药炸开石鼓的隆隆炮声！

振兴山区，振兴林业，希望的曙光在哪里？

周光清望着如泻的月光，在床头辗转反侧，往事历历在目：1976年他刚满十七岁，便同一群棒小伙子，背着背包，到大队林场“安营扎寨”了。大伙蹲岩洞，啃红薯，在山头送走一群大雁，又迎来一群大雁，一晃好几年，可年年植树不见树，年年造林不见林，大队白白甩了几千块钱不算，他自己也蠢长到二十四岁。看来“大呼窿”“一刀切”已经膨胀到劳民伤财的程度啦。据说把那几年新栽的树一根根排列起来，要绕赤道好几圈哩！

闲言少叙，还是顺着周光清的思路往下讲吧。

周光清陡地坐起身，披上外套在室内踱步。此时他环视了一下周围，满缸满柜金灿灿的谷子格外耀眼，满架满梁大块大块油浸浸的腊肉飘散着诱人的香气。他不由自主地上前两步，用力撕去两页过时的日历，嘀咕道：“不能再翻老黄历了。”去年春上中央发了一号文件，今年又五令三申发了第二个，党有富民意，我有报国心；不改变山区面貌我不姓周！——周光清暗暗下了决心。这时，月儿探过头来，显得更加光辉亮堂。

第二天曙色初露，周光清便动身去找好友冯光明。两人住地仅一箭之隔，加上年岁旗鼓相当，你来我往，遂成了莫逆之交。

冯光明那时才二十一岁，个儿比周光清显得略高一点，额

头突出，面色红润，眼里闪着睿智的光彩。而周光清看上去似觉平常，但城府颇深，和一般人比起来常要棋高一着。二人不谋而合，立地拍板成交：合伙带头承包责任山。光明的父亲——冯定江是个庄稼老把式，这时也在一旁敲边鼓，跟年轻人打气壮胆。什么“一年树谷，十年树木啦”，什么“荒山变绿山，不愁吃和穿”啦，什么“植树本轻利重，子孙后代敬重”啦，一套一套的，说得两个年轻人心里比吃蜜还甜。

二人翻山越岭到公社林业员曹德全处说明来意，喜得曹德全抓耳搔腮：“上面叫放宽政策，开发荒山咧！自己挨门挨户动员了好几家都推推搡搡，前怕狼后怕虎的——这两个吃了豹子胆自个找上门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哩。”林业员沉静下来眼珠一转，想试一试两个年轻人的“坚定性”，便巧妙地使了个激将法，不紧不慢地说：“就凭你们两个……”话犹未了，“窘”得二人脸红一阵白一阵的。还是冯光明嘴快，掰起指头滔滔不绝，数起两家的“优越性”来。说得林业员哑口无言，心想：我这个“媒人”还非当不可了。

林业员果真当上了“媒人”，穿针引线，一阵好忙，上午五队点头冯光明承包109亩，下午七队应允周光清承包123亩，社员大会正式签订合同，规定：232亩地承包期为四十年，成林后按四、六分成，间伐材归承包人所有，林木经营有继承权，云云。不仅每个社员一一画押签字，公社管委会还盖上大红印章，以显示合同的“权威”。两个年轻人立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甘愿受罚，这不仅在大队，而且在公社都还是盘古开天辟地头一回。那天是1983年“三八”节前一天，方家村终于迈出了治穷致富的新步伐。

但从会场热烈而又稀疏的掌声中，除了赞叹惊奇之外，还

可以窥见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反应。

胆小怕事的嗫嗫嚅嚅地说：行吗？嘴上无毛的人……。

患恐“左”病心有余悸的，对贴己咬耳朵：有了困难讲政策，困难一过变政策，等着瞧吧！

至于那蜷缩在墙角一言不发的，更是形形色色，非一言所能道尽。

据说还有这么一个大队干部——恕我不直书其名，事实证明后来他也幡然醒悟了——竟在签订合同的当天大放厥词，谬言迭出：怎么承包给他两个，让他两个发财！

五队副江德良当即作了理直气壮的回答：要发财总得费力气，个人发了财，全队都沾光嘛！

### 风餐露宿悬天岩

周光清“噼噼啪啪”说干就干。就在某大队干部口溅白沫，信口雌黄之际，他“挑灯夜战”连晚召开了家庭会。

“正式代表”自然是父母双亲和两个弟弟——家里的所有成员。他父亲周海成是个方圆百里闻名的老猎手，精通枪法，年过花甲目光仍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母亲张玉贞祖辈从湖广迁来，就世代住在这深山老林，靠刀耕火种过活，巴不得有朝一日，过几天快活日子。二弟周光义长得腰粗膀圆，一派虎气。“旁听代表”——其实应该叫他“总参谋长”，——是周光清的三舅，名唤张志富，现已年近半百。此人脑瓜象猴一样灵活，能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网网宽，信息灵，做生意能避实就虚，化险为夷。

会议内容有二：一、筹划，二、分工。大家集思广益，对

投资，投劳，成本，收益作了精确计算。议定周光清执掌“帅印”，周光义当“先行”，父亲和三舅“运筹帷幄”，权衡利弊，母亲任“后勤部长”，看守“大本营”。小弟年幼封为“不管部部长”，只要保证五头大肥猪的泔食，就算头功一件，调拨已定次日便分头行事。

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兄弟二人直奔公社铁业社定做了一挑铁具，什么小镰、大镰、挖锄、薅锄、点锄、鹤嘴锄，样样齐备。然后周光清四下奔走，网罗人材，这样亲帮亲邻帮邻，造林人员猛增到二十多个。周光清还根据冷杉热柏的特性到现场作了缜密的规划。为了抢季节，周光清冒着牛毛细雨往返四、五十里路赶运树苗，很快便保质保量完成了第一次承包的栽种任务。

这下就象往旺火里添了瓢油，周光清更来劲了，1983年9月又和六队签订了承包悬天岩五百亩荒山的合同。当地有句谚语说：要树长得凶，造林在秋冬。这里的老农也讲，冬天栽树比春天更好，劳力不打挤，活的多，长得快，翻过年树就大一围。所以立冬前周光清一行就上了悬天岩。

悬天岩怪石嶙峋，满山遍野荆棘丛生，藤葛缠绕，荒无人烟。二十多人同采药老人住在一起，临时搭起个窝棚，用些柴棒竹木捆绑一下，就算安好了营寨。大片造林要过五关斩六将，一个硬仗接着一个硬仗：砍荒、整地、打窝、栽苗、抚育、补窝、间伐……。尤其是砍荒和打窝更是攻坚战。没有一股顽强劲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肯定会半途而废。

第二天砍山阵势一摆开，周光清大声吆喝着，一马当先投入战斗。你看他手执开山镰，镰把和他耳根齐平，眉宇间透出一股昂昂英气。只听“刷”，“刷”，“刷”，“刷”一阵响——面

前就倒下大片杂木荆棘。二十多人一齐上。号子声，口哨声，谈笑声，砍柴声如金鼓齐鸣，在空谷回响，余音久久不绝。周光清砍得兴起，干脆脱掉汗淋淋的衬衣，单穿一件鲜红背心，来回摆动着臂膀，一步紧似一步，一直杀进“核心”。除来时一条路，周围都是灌木荆棘，上面只有簸箕那么大块天。马耳生草，叶如锯片，一碰上就是一道血印。白连刺攀附着残枝藤蔓，锯齿倒挂着，牵衣惹裳。半天下来，他和同伴的衣服手脸全划破了。劳累之后，腰似折，脚如铅，一头栽在草坪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此时万籁俱寂，唯山风拂面，这就是拓荒者平生最大的享受了吧！

光阴荏苒，不觉已过旬日，镰刀砍缺了八、九把，二百亩荒地平整出来，栽上了树苗。周光清在大队林场学到的技术派上了用场，他手把手地教，使“全垦，带状，大窝整地，大苗早栽，深栽”的栽杉技术得到全面推广。

“三分种，七分管”。在拓荒者的征途上还有多少险滩峡谷！山区的天气像个喜怒无常的老人，瞬息万变。本是严冬季节，一阵北风过后，雪花便纷纷扬扬下个不停，一下就是半个多月，整个山区银装素裹，一片琼瑶世界。这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画面自然会引起骚人墨客的文思，但对护林者来说却是意味着十倍于平时的艰辛呀！雪封山了，但护林决不能停，周光清他们早就驻扎在悬天岩，磨刀霍霍地投入了第二战役。

雪花把土发“泡”了，刚栽上的树苗歪歪斜斜的，有的连须根也露了出来。周光清两兄弟戴斗笠，披蓑衣，脚穿半统胶靴，一株一株将树苗扶正，用脚把土壤踩紧，山里人把这种作业叫做“踩雪窝”。风卷着雪，利剑似的刮得周光清脸面生

疼，雪花密密麻麻洒落在他的头上肩上。嘴唇干裂出血了，手皴起道道冰口，他仍是一脚一脚地踩下去，踩下去……他哥俩的串串脚印印在悬天岩新栽的二百亩山林地上。一次，山岩上的石头劈头盖脑打下来，差点使他哥俩上了西天。他俩含辛茹苦，总算把造林的酸甜苦辣领略够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今年阳春三月，笔者偕同县委政研室的同志来到周光清家。但见树木翠绿，门楣生辉，大红纸上书写的对联十分有趣。上联是“家家户户时时刻刻欢欢喜喜”；下联是“村村队队年年岁岁富富裕裕”。既描绘出山村的崭新风貌，又抒发了专业户朝思暮想的追求与理想。周光清刚出席重庆市团委召开的农村青年专业户座谈会回来，春风满面。寒暄过后，我们向他说明了来意，他笑吟吟地说：“这次到市里开会，长了不少见识，学了第三个一号文件，心里更亮堂了。党和政府这样鼓励搞开发性专业，把它当作富民富国一大法宝，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大干呢！”

但客人问及他承包林业的战绩和今后的打算时，他诡秘地一笑，说：“多少打了点埋伏。报上说承包荒山六百二十三亩，其实加上第三次承包的残林二百亩，应该是八百二十三亩。已经绿化的五百二十三亩，剩下的三百亩秋凉后全造完。讲收入嘛，还谈不上，钱在玻璃镜里——看得见，摸不着。二十年后，间伐材不算，一亩产五立方米材，一百块一立方米，实算八百亩，可以收入四十万。至于间伐材收入就作为生产基金吧。”当我们追问还有没有埋伏时，他的脸红了，毕竟年轻经不住问，还是露了馅。原来他估摸在林区全套种上棕树，今年已栽九万株，八年以后四十万株棕每年收入就是四、五万，要是再办个棕厂，那就要滚雪球了。好家伙，只要天老爷助



威，风调雨顺，周光清二十年以后就是山区大富翁了。客人诙谐的打趣，逗来满屋琅琅笑声。周光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但愿如此！到时不光我周光清富了，整个山区都富了。”

## 白龙牵下了山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顺路，来到另一个立下军令状的年轻人冯光明家里。

院坝桃花簇簇盛开，就象朵朵彩霞落到人间，预示着主人的吉祥、幸福。在路上，早就听人用羡慕的口吻介绍过冯光明的情况，说他吉星高照，一箭双雕：年前把新媳妇接进门，又把白龙请下山，办起小水电站。够意思的啰！

跨进冯家门，小俩口敬烟沏茶，忙个不停。我们细一打量，房子是农村常见的土墙瓦房，只是粉刷了一下才显出些喜气。冯光明挺开通的，大大方方领着客人参观了他的新房。房内陈设简单，仅一张老式架子床、一口木箱，一桌、一凳而已。来时，我们耳边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冯光明拿造林补助费去盖新房啊，说他成天提个录音机东游西逛啊。看来这个真是冤枉得很。至于录音机嘛，他倒是花了百十块钱买了个处理品。一来听听新闻——这里报纸只能看到一周前的旧闻；再者这里流行“月亮调”，录几首下来，轻松一下劳累的筋骨，改变改变单调的生活。看来也是无可非议的。疑团解开了。人怕出名猪怕壮——当专业户也不易呀！

回到屋里，话便转入正题。我们问他怎么想出办电站这个点子的，他见客人兴趣盎然，话匣子“哗”地一下就打开了。他说：社会上有句熟语，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不相